

这个男人的气度、风华，无论是在哪个瞬间，都能让她明白，她与他不属于同一个世界。

我和你差之微毫 的世界

北倾 著



上



他与生俱来的优雅、贵气、高高在上，是她难以匹敌的。差之千里，而不是微毫。

可是他对她说：我在牵住你手的时候，你也要学着握住我的手。

 青岛出版社
QINGDAO PUBLISHING HOUSE

我和你 差之微毫的世界



北倾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我和你差之微毫的世界 : 全2册 / 北倾著. — 青岛 :
青岛出版社, 2016. 1

ISBN 978-7-5552-3274-2

I. ①我… II. ①北… III. ①言情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281029号

书 名 我和你差之微毫的世界

作 者 北 倾

出版发行 青岛出版社

社 址 青岛市海尔路182号(266061)

本社网址 <http://www.qdpub.com>

邮购电话 010-85787680-8015 13335059110

0532-85814750(传真) 0532-68068026

责任编辑 那 耘

选题策划 李文峰 崔 悦

特约编辑 崔 悦

版式设计 李红艳

印 刷 三河市南阳印刷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 2016年1月第1版 2016年1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16开(700mm×980mm)

印 张 35

字 数 500千

书 号 ISBN 978-7-5552-3274-2

定 价 59.80元

编校质量、盗版监督服务电话 4006532017

青岛版图书售后如发现质量问题, 请寄回青岛出版社出版印务部调换。

电话: 010-85787680-8015 0532-68068638

我和你
差之微毫的世界

C O N T E N T S

序	001
第一章 细微之处的你	004
第二章 上佳的棋局	010
第三章 最柔软的你	016
第四章 隐秘的事	042
第五章 用时光陪伴着你	056
第六章 我想和你在一起	103
第七章 我也曾叛逆，为了你	176
第八章 不该存在的心思	190
第九章 我不喜欢他，我只喜欢你	231
第十章 我和你的差之微毫	250



我和你
差之微毫的世界

CONTENTS



第十一章	失序跳动的心脏	275
第十二章	所有的误会都起始于“我以为”	289
第十三章	放逐是因为爱得太孤勇	326
第十四章	你不知道的时光里我依然陪伴你	350
第十五章	篝火之吻	399
第十六章	幸好没有失去你	427
第十七章	每一天都是时光在微笑	451
第十八章	时光厚待的我和你	469
第十九章	爱情的图谋	495
第二十章	以你为世界中心的爱情	521
番外一		541
番外二		544
番外三		548
番外四		550

序

清晨，沉沉的雾霭笼罩着天空，空气中凝着冰凉的寒气，丝丝缕缕的，像要钻进骨子里。

老旧的居民区，寂静又安宁。

闻歌卷着被子翻了个身，睁开蒙眬的睡眼盯着窗外的白雾发呆。房门外，原本隐约可闻的声音终于渐渐清晰，而她只觉得被窝里的暖意正一点点地被寒冷的空气吞噬，凉得她牙齿直打战。

门外的声音并没有持续太久，很快就安静了下来。

闻歌撑着床板坐起身来，侧耳听了片刻，然后慢慢穿好衣服跳下床，走到窗前推开窗，透过锈迹斑驳的防盗窗向外看去。

雾气朦胧得看不清远方，只依稀能看见两侧建筑的轮廓。弄堂里已经有人在走动，偶尔响起急促的车铃声，叮叮当当的，风一般飘向远方。

表舅妈喂小奶丁吃过早饭，正要送她去上学，一眼瞥见闻歌站在窗口，眉头微微一皱，松开小奶丁朝闻歌走了过来。

“把窗关上！生怕别人不知道我家养了一个只会张嘴吃饭的人啊？”她一边伸手把窗推了回来，一边骂骂咧咧的，“看着就心烦……”

小奶丁站在不远处，咧着嘴朝闻歌做鬼脸，被表舅妈牵走时，还背过手比了一个

胜利的“V”。

“我也想去上学……”闻歌用力抠着木质的窗台，指甲泛青，眼眶红了一圈又一圈，但最终也没让眼泪掉下来。

闻歌的爸妈三个月前都牺牲了，从小抚养她长大的外婆得知噩耗没熬过一个星期也跟着离开了人世，她辗转联系上了关系并不亲厚的表舅一家，终被收养。

闻歌正在发呆，忽然听见外面传来汽车的引擎声，想着表舅妈应该已经走远了，她小心地推开窗向外望去，只见门口停了一辆车身漆黑的轿车。

她还没看清，就见表舅妈牵着小奶丁又走了回来，惊疑不定又警惕地站在车门旁。

车窗降下来，车里的人不知道说了什么，表舅妈突然回头看了眼闻歌。见窗半开着，她又狠狠地瞪了闻歌一眼，声音陡然拔高：“把窗关上，天这么冷，冻着了怎么办？”她眼里的警告意味实在明显，见闻歌伸出手把窗关上了才转回头去。

闻歌透过窗户缝隙继续向外看去。此时已是寒冬，触目所及，皆是萧瑟而又寒凉的景象，一如她此刻阴郁的心情。

没过多久，外面响起车门开关的轻微声响，随即在她逼仄的视野中，一个剪着短发、一身英气的女人正疾步朝她的房间走来。

女人身后跟着慢吞吞的表舅妈，嘴一张一合的，似乎是在咒骂。

闻歌预感到什么，心怦怦地跳得飞快。她推开窗，踮着脚尖向外看去，只来得及看见走在最后面的小奶丁歪着头打量她时的疑惑眼神，然后她转头，就看见了站在车门旁的温少远。他的目光像是层叠的远山，隔着不远的距离看着她，幽深又宁静。

紧接着，他抬步走了过来，站在窗前居高临下地看了她一眼，似乎觉得这个距离说话有些不方便，微弯下腰与她平视：“你就是闻歌？”

闻歌有些局促地点点头，心跳骤然失序，平添了几分紧张。她舔了舔干涩的嘴唇，很认真地回答：“你好，我是闻歌。”

温少远微不可察地勾着唇角笑了下，然后站直了些，朝她伸出手去：“你好，我是温少远。”

闻歌盯着他的手，只见他的手指修长又白皙，笔直地伸出来，就在她的眼前。她犹豫了一下，见他还在耐心地等着她的回应，这才伸出手去慢慢地放进他的掌心。他的手干燥却很温暖，将她的手包裹得严严实实。

闻歌不好意思地看了他一眼，怯生生地问：“你……你们是来找我的吗？”

温少远的眉头轻轻一皱，手指松开，顺着她的手掌摸上她的手腕轻轻扣住，只觉得她的掌心冰凉，手腕纤细如柴。

他目光沉然地注视着她，声音低沉，一字一句，吐字清晰：“对，来找你。”

第一章

细微之处的你



A 市机场门口。

已近年关的寒冬，呼出的热气下一秒就能凝结成白雾，融进寒冷刺骨的空气里。天色还早，没有阳光，显得阴沉又压抑。不知道从哪个方向吹来的阵阵冷风，拂面而来，凉意像是钻进了骨子里，冷得人浑身发颤。

好像要下雪了。

闻歌挨着行李箱坐着，望着阴沉沉的天空，有些期待。

她是南方人，自从有了记忆，她就生活在外婆身边。南方的冬天比北方温暖不少，只有在最冷的时候，家门口那条流经整座 L 市的河流才会结冰，薄薄的一层浮在河面，清透得能看见冰层下面流动的河水和游行的小鱼，一触即碎。

即便这样，南方下雪的时候也极少，就算幸运地下一场，也是稀薄的一层雪花，落在地上没多久就化成了水。

听说 A 市的冬天经常下雪，一觉醒来就可能看见满地厚厚的积雪，晶莹又绵软。

闻歌正出神，有人走近，轻揉了一下她的头发。

闻歌仰头看去，蒋君瑜朝她笑了笑，手落下来，牵住她：“我们走了。”

温敬正等在车旁，见二人走过来，大步迎上去，接过行李的同时低头看了眼被蒋君瑜牵在手里的闻歌：“还好吗？”目光落在闻歌的身上，却是问蒋君瑜的。

因为夫妻俩工作特殊，注定不能像普通家庭一样，时时刻刻陪伴在闻歌身边，于是二人一致决定把闻歌寄养在老爷子这里。

温敬提前两天回了A市，做老爷子的思想工作。

蒋君瑜拉开车门让闻歌先上车，然后关上车门，绕到车后担忧地问道：“爷爷怎么说？”

“爷爷答应了。”温敬把行李放进后备厢，侧头看着她，语气温和地安抚道，“不用太担心。”

蒋君瑜的眉头微微皱起，没再说什么。

车缓缓地离开机场，汇入车流中。

A市的一切对闻歌而言都是陌生的，而更让她恐慌的是未来——看不见摸不着，不能想象也无法猜测的未来。

出了市区没多久，车缓缓驶进别墅区，拐了一个弯，终于停了下来。

闻歌透过车窗向外看去，只见铁铸的雕花大门紧闭着，沉重而又肃穆。大门两旁立着两尊威风凛凛的石狮，脖间系着红丝带，正随风猎猎作响。

听见车鸣笛声，一个人小步跑到门前打开了门，腰上还系着围裙，看见闻歌等人立刻笑了起来。

闻歌被温敬牵着进屋，刚走到玄关，刚才开门的妇人便蹲下身来打量她，眉目温婉，笑容亲切。她抬手摸了摸闻歌的脸，问站在她身后的温敬：“这就是闻歌吧？模样真俊。”

温敬轻揉了一下闻歌的脑袋。

闻歌立刻会意，乖乖地叫人：“辛姨好。”

辛姨愣了一下，随即又笑了起来，从鞋柜里拿出一双小拖鞋：“知道你要来，提前准备了你的鞋子，看喜不喜欢？”

闻歌点点头，刚要说话，就听温敬问道：“少远还没回来？”

辛姨轻轻扶着闻歌的肩膀站起来，摇摇头。

闻歌眨了一下眼睛，仰头看着温敬。

察觉到她的目光，温敬低下头来看了她一眼，解释道：“你见过的，就是那个把你接到我们身边来的大哥哥。”

一直没说话的蒋君瑜听到这里笑了一声，纠正道：“什么大哥哥，应该叫小叔。”

然而谁也想不到，就是这样一句话，像是魔咒般，让闻歌在往后的几年里，无论怎么挣扎都无法逃脱。

闻歌想象中的温老爷子应该是不苟言笑、冷漠疏离、严肃古板的老人家，而事实上，温老爷子本人与她的想象差之千里。

温敬牵着她的手来到书房。

沉沉的天色中，温老爷子背着手站在窗前一盆绿植前，身板挺直，单是背影就让人感到威压重重。

听见脚步声，温老爷子转过身来，脸上没有一丝表情，眼神却复杂深沉，让人捉摸不透。

虽然被温敬夫妇领养的时间不长，但是从他们对这位老爷子的只言片语上，闻歌也知道他并不喜欢自己，甚至对于她这样一个尴尬的存在是厌恶的，所以她没想到温老爷子会对她笑，更没想到让她在沙发上坐下后，还将一个装着糖果的铁盒子递给她，甚至温柔地揉了揉她的头发。

闻歌有些受宠若惊，礼貌地道谢后，拘谨地看着温老爷子，温老爷子问什么，她就回答什么。

几个问题之后，温老爷子笑意微敛，表情严肃起来：“过完年你就留在这里吧！我听少远说，你表舅妈连家门都不让你出？”

闻歌点点头。

随即，她想起了那个眼神如远山般悠远宁静的人，不禁晃了一下神。

温老爷子叹息了一声，轻拍了一下她的肩膀，安慰道：“不打紧，过完年就让少远给你安排所好学校。年纪还这么小，哪能不让你上学。”说完，他话题一转，问温敬：“你不打算给这个孩子改名？就让她姓闻，而不是姓温？”

温敬看了眼闻歌，沉默了半晌才说：“我领养她的初衷并没有让她改姓这一项。”

闻歌看着温敬没作声。

其实蒋君瑜问过她，愿不愿意改姓温，是她自己不愿意。为什么坚持？她也不知道。事实上，她清楚改姓温是融入这个家庭的第一步。

气氛尴尬了一会儿，温老爷子才再次笑起来，除了让闻歌回房好好休息外，再没有说别的。

闻歌被温敬领到卧室门口时，忍不住问道：“太爷爷是不是不喜欢我？”

温敬低头看了她一眼，推开门，反问：“为什么不喜欢你？”

闻歌来到A市后的第三天晚上，这场酝酿了许久的大雪才翩然而至。

屋子里虽然有暖气，被子还是有些薄，蒋君瑜怕她受凉，特意拿来了厚实的棉被给她铺上。闻歌原本想帮忙，被蒋君瑜赶去整理自己的衣柜了。这两日，蒋君瑜跟着辛姨出门购置年货，顺便带上她，给她买了不少衣服。

比起在表舅家灰暗的日子，温家对她这样一个外姓的养女真的是仁至义尽——单独的房间，家具齐全，有独立的卫生间，还有一个不大不小的阳台，更不用说吃穿上的花费，从未苛待过。

正发着呆，听见蒋君瑜叫了她几声，闻歌一抬头，就看见窗外昏黄的路灯下，白雪纷飞，如漫天的羽毛般，她不禁惊喜地趴到窗口去看。

这时，一辆轿车缓慢驶来，车灯光像是能够穿透一切般刺亮。待驶近了，闻歌才看清车身已经落了一层薄薄的雪。经过一个拐角时，车灯光从屋檐上一跃而过，缓缓地驶离了她的视线。

蒋君瑜替她准备好睡衣、睡裤，见她还站在窗前，出声提醒道：“闻歌，时间不早了，赶紧洗澡休息。”

闻歌乖乖地答应了一声，正要去洗澡，门外传来敲门声，辛姨的声音响起：“君瑜，温敬呢？”

蒋君瑜起身去开门：“他没在房里？”

“我刚才去叫了，屋里没人。不过也没什么大事，就是少远回来了，他前些时候不是让我提醒他……”

蒋君瑜已经开门走了出去，后面的话，闻歌听得模模糊糊，最后只听见她们渐渐远去的脚步声，然后，房间里安静了下来。

闻歌抱着衣服站在卫生间门口，看着自己被灯光拖得狭长的影子发呆——是他，

回来了吗？

闻歌洗完澡，坐立不安，拿起茶杯装作下楼倒水，刚走到二楼的楼梯口，就看见大雪纷飞的黑沉夜幕中，一束车灯光亮如白昼。她走到窗边往外看去，楼下停着的那辆轿车尾灯亮着，灯光猩红，伴着车子的引擎声，像是蛰伏在黑夜里的野兽。

闻歌正猜测车里的人是谁，就见蒋君瑜挽着温敬走了出来，同行的还有另外一个人。

为了过年讨个喜气，门口挂上了五彩琉璃灯笼，那个人穿着黑色大衣站在灯笼的一侧，若不是灯笼不断变幻着的灯光，怕是能融进这沉沉的夜色里。

他身材修长，比温敬还要高一些，双手插在大衣口袋里，姿态慵懒。隔着厚厚的玻璃，闻歌看不清他的神态，只觉得他的皮肤很白，灯光落在他的眉间、侧脸，以及唇角上，都染上了细碎的光华，看不真切，却又那么清晰。

每一个细微之处，闻歌都记得。

他把她从表舅家那牢笼一般的房间里抱出来，裹进他的大衣里，眉目像是凝结了冰霜，冷冷的，疏离又冷漠，唯独那只手一直按着她的脑袋，让这只小小的脑袋紧贴着他的颈窝。

坐进车里后，闻歌被他按坐在腿上，仔细检查着她身上有没有被虐待过的伤痕。他微皱着眉头，唇也轻轻抿起，那样紧张的神情，深深印刻在了闻歌的心里——是他把她从黑暗带进了光明。

她忍不住紧贴着玻璃看着他。

三个人不知道在交谈什么，神情看上去并不轻松，以至于站在屋檐外，在漫天飞雪中也不在意。

没过多久，只见他点点头，从口袋里伸出一只手摆了摆，好像要离开了。果然，下一秒，他转身，低头，利落地拉开了车门。

他刚要弯身坐进车内，不知道为什么突然身形一顿。

闻歌眨了一下眼，然后就看见他倏地抬起头来，目光精准地落在了她所在的地方。

她一怔，壁虎般紧贴在落地玻璃上远远地看着他。

那眼神，一如当初，悠远又宁静。

随即，再未停留。

闻歌费力地回忆着刚才的每一幕，他这是看见自己了？他最后微微勾起的嘴角，到底是不是在笑啊？

蒋君瑜端着牛奶上楼来时，闻歌正端端正正地坐在梳妆台前擦她半湿的头发——刚刚十三岁的女孩，专心做一件事的时候目光执拗而认真。

“我来吧。”蒋君瑜把牛奶放在她的手边，从她手里接过毛巾帮她把头发擦干。

蒋君瑜对闻歌无疑是很疼爱的。她和温敬结婚多年，因为职业特殊，一直没有要孩子的打算，后来战友牺牲，知道这个孩子一夜之间无依无靠，就多留了心。年前休假，她原本想和温敬一起去看看这个孩子，却发现……

蒋君瑜很小的时候就被送进了军营，不在父母身边长大的她，对闻歌的经历感同身受，便忍不住对闻歌倍加疼爱。

蒋君瑜没有照顾小孩的经验，所幸闻歌并不需要她太操心，她会安排好自己的一切，并且主动帮助蒋君瑜做家务，哪怕是很小的事情，这份贴心和温暖亦难能可贵。

不过，闻歌原本并不是这样安静的性格，她爱玩爱闹，有着十三岁女孩的天真和憧憬，只是这些全都在痛失亲人又感受了世间冷暖后，埋藏在了内心深处。

她该懂事了，她非常清楚自己现在的处境——在这个世界上，她是孤身一人。

第二章

上佳的棋局



A市的这场大雪断断续续下了好几天，直到昨天深夜才停了下来，从窗口放眼望去，厚厚的一层积雪，在迷蒙的日光映照下，泛着刺目的银光。

外面刮着风，凛冽又冰冷。

辛姨站在厨房流理台前和闻歌一起择着菜，抬眼看着窗外银装素裹的世界半晌，轻叹了一口气：“这雪肯定还得下。”

闻歌顺着辛姨的目光看向窗外。

才下午三点多，天就暗了下来，狂风呼呼刮过，枯黄的枝丫剧烈摇晃着，积雪被抖落下来，挟着风四散飞扬。

闻歌正出神，猛然听见客厅传来砰的一声巨响，像是什么东西被摔在了地上。

辛姨皱了一下眉头，安抚般轻拍了一下闻歌的手背：“在这儿等着，我过会儿就回来。”

闻歌点点头，目送辛姨出去，然后垂下眸，继续择菜。

离除夕越近，温老爷子的心情就越糟糕，他经常把自己闷在书房里，一坐就是一天，就连吃饭也要辛姨三催四请，才下楼来应付几口。

温家几年前开始人丁凋零，只剩下四个孙子承欢膝下。人老了总会觉得孤独，加上四个孙子平日里总不在身边，老人家就盼望着过年，大家都能回来聚聚。往年春节都在部队过的温敬这次倒是回来了，另外三个却是到现在人影都没见着。

温少远忙着刚起步的酒店事业抽不开身，难得有空闲的时间又都在学校里，一年到头也见不到几次；温景梵说是学校安排他去美国交流学习三个月，今年赶不回来了；温景然宁愿一个人待在S市，也不愿意回来。

温老爷子一上火，最操心的便是辛姨。

辛姨和已经去世的温老太太是表姐妹，温老太太还在世的时候辛姨就来温家帮工了。她厨艺好，料理家事细心，加上孑然一身无牵无挂，吃住都在温家，即便温老太太离世，她也没有离开。如果说现在温家还能让温老爷子服软听话的，只有辛姨了。

没过多久，辛姨收拾好了碎玻璃回来，手里拿着一个泛黄且有些破旧的小本子递给闻歌：“辛姨小的时候上学不认真，没读几年就回家绣花了，识的字少得可怜。你帮我找找少远的手机号码。”

闻歌的手指刚碰到小本子，听见辛姨说的名字，顿时怔了一下：“要打给……”

“小叔”两个字不知道为什么，像是卡在喉间，怎么也说不出口。

幸好，辛姨并没有察觉：“对，你找到了就打过去，让你小叔明天回来一趟。除夕了，一个个都不回来像什么话。”

闻歌哦了一声，接过小本子，手指却微微发抖。

她趴在柔软的沙发扶手上，旁边是老式的拨号电话，一个个数字校对精准拨过去后，她握着听筒静静地等着对方接通，竟觉得手心出汗，凉飕飕的。

嘟嘟嘟……忙音过后，是简短的电话被接起的声音，随即他低沉的声音响起：“喂？”

闻歌原本已经想好了要说的话，突然接通，毫无防备地听见了他的声音，她脑袋竟一片空白，呆呆地握着听筒，完全想不起来自己要说什么。

大概是没有听到对方的回应，他看了眼来电显示，停顿一瞬，声音里带了几分笑意：“辛姨？”

“不、不是……”闻歌终于回过神来，“我是闻歌。”

温少远顿时静默不语，过了一会儿才回应道：“是你？”

闻歌嗯了一声，这才恢复理智：“辛姨让我给你打个电话……”

温少远显然已经猜到了原因，沉声说：“我知道了。”

闻歌哎了一声，正想问“你知道什么了”，却听他话题一转，很自然地问道：“住得习惯吗？”

“还好。”闻歌喉咙有些发干，握着听筒的手指不自觉地寸寸收紧，问道：“那你明天回来吗？”

“不一定。”他并未解释，和她在电话两端保持着沉默，良久才嗯了一声，说道：“除夕回不回去不一定，年后会回去一趟。这段时间要是没有事情做的话，可以去找我房间找几本书看看。”

闻歌啊了一声，忙问道：“可以吗？”

她明显雀跃的声音让温少远忍不住勾了勾唇，低低地嗯了一声。

挂断电话，闻歌的心情仍没有平复下来，见四下无人，偷偷地笑了起来。

蒋君瑜和温敬一大早就出门了，直到深夜才回来。

上了楼，发现闻歌的房间里还亮着灯，温敬看了眼时间，已是十点多，平常这个时候闻歌已经休息了。

“去看看。”

打开门，只见明亮的灯光下，闻歌坐在书桌前，手肘压着一本书，正回头看着他们。她的脸上明显有几分疲倦之色，那双漆黑的眼睛却亮得惊人，似有流光掠过。

温敬推门进来，看了她一眼，温和地问道：“怎么还不睡？”

“在看书。”闻歌拿起书递给他，“我从……小叔房间里拿的。”

温敬看了眼那本书，原本舒展的眉头在听见后面那句话时倏地皱了起来，抬眼盯住她，眼神带着几分责备，显然不赞同她的做法。

闻歌赶紧解释道：“是下午辛姨让我给小叔打电话的时候，小叔自己说的。”

话落，温敬的眉头没有松开，反而皱得更紧了。

这时，蒋君瑜轻笑了一声，指尖在他的眉心一点，笑道：“少远从来不让别人动他的东西，对闻歌倒是例外。”

啊？是例外吗？